

思想存档

THINKING OF FILLING

蒋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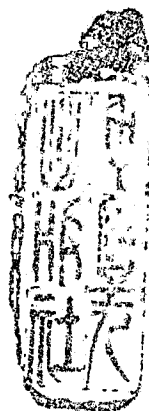
用思想软化青铜
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水底的金枝与羽毛
林徽因的李庄时代
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

思想存档

THINKING OF FILLING

蒋蓝◎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存档 / 蒋蓝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08-3833-3

I. 思... II. 蒋... III. 文化—世界—文集 IV. G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94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祝 勇

我相信，蒋蓝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这并非蒋蓝的苦恼，而是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困境，在目前中国语境下，一个人的写作水准与他的影响力成反比，已经成了一条铁律。以“文化口红”制造者、电视名人、网络写手为主力的庸俗文化集团，已经在文化传播方面占得先机，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即使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一个常识：那些将现实利益奉为最高真理的文化商人，无法承担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无论他们怎样身手不凡，在文化市场上翻云覆雨，但是，除了制造产值和利润以外，他们再也不能干别的了，在理想建构和文化（文学）建设方面，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如果我们对此抱有幻想，那错误的就不再是他们，而是我们。时代的献媚者不可能是一个富于理性的写作者，而对于一个丧失理性的写作者，我们是无法信赖的——我们首先对他们写作的真诚性与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其次，我们对他们的文本创造力不抱奢望。

蒋蓝是中国目前文化语境下一位不可多得的写作者。他生存于底层，写作，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并不因此而丧失观察和批判社

会的热情，相反，他因此而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在我眼中，他首先是一个拥有热情、力量的人，我相信蒋蓝的内心中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应付生命中的困局，而个人的困局，从不对他关注群体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我每次听到他说话的声音，都会感到他身体内部的力量，一种昂扬、振奋、畅通无阻的力量。他是一个具有感染力和辐射力的人。这构成了他写作的第一个前提，因为内心冷漠的人，有可能成为一个手艺出众的技术工人，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写作者。这种辐射力，即使我在千里之外，也能感觉到。早在我认识蒋蓝之前，就已经感觉到来自他内心的力量——读过他的文字。是学者敬文东最早向我推荐了蒋蓝的文字。初读它们，令我倒吸一口凉气。这些长期遭受冷遇的文字，使得文坛上的诸多热闹文字变得一钱不值，使许多炙手可热的名字显得无比尴尬，甚至我在下意识中对自己的写作价值进行了重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于写作的认识。也就是说，蒋蓝的出现（所谓“出现”，是一个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词汇，蒋蓝并不需要“出现”，因为他一直都在那里），使得当下中国文学业已形成的系统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原有的稳定性消失了，规律的有效性削弱了，写作变得再次动荡起来，而这种动荡，正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所需要的，因为所谓的稳定（指文学上的），带来的只有寂静和死亡（中国文学机制中的所有零件在长期的沉寂中已经几乎锈死）。自90年代以来，这种动荡就发生了，小说界中的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成为始作俑者，而张锐锋、钟鸣、于坚、庞培等，又先后成为散文领域里的叛徒，对原有的价值进行了颠覆与重构。蒋蓝在这一基础上，无疑又加了一把力，文学的结构性震荡进一步升级。这引起文学保守势力的极大不满，而文学，尤其是蒋蓝和他的散文，正是在指责、困惑以及貌似宽容的冷

漠中，茁壮成长。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到蒋蓝的文本。我认为，把蒋蓝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首先是他的文本，而不是他的面孔。但他文本的异质性，又与他的面孔有关——他与生俱来拥有一双属于底层民间的眼睛。这使他所看到的世界，与其他写作者截然不同，而他所呈现的精神品质，也就与众不同。唯物主义将此称为“存在决定意识”。当我们的文学热衷于虚拟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他所看到的是世界的破碎图景，而这些破碎图景，又在隐蔽处彼此勾连、纠结，遥相呼应，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进行有系统的集团作案，妄图置我们于死地。如同希区柯克，蒋蓝是一个能够透过平静的日常生活表象，看到潜在危险的人。而这种危险，又是无比深刻的。蒋蓝的目光尖锐、深邃、毒辣，并非因为他生性刻薄——如我前文所说，蒋蓝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而是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这使我想到，鲁迅或许就是一个热情的人，我们有理由通过他文字的冷酷，揣测他内心的热度。将蒋蓝与鲁迅相提并论显然并不明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老先生的气质与风骨，包括他的冷峻与深刻。

写作者蒋蓝，是从视觉开始，进而动用他身体的所有知觉，打探现实与历史的信息，搜寻那些破碎的图景。当所有的图景依据自身的本能相互靠拢，蒋蓝亦根据自己的逻辑对它们进行整合，合并同类项，对它们进行测量、推理和分析。我注意到，蒋蓝的许多文章都带有“史”字，这表明了他对那些散碎信息进行集中处理，进而进行他整体性的精神建构的志向与能力。在业已形成的叙述结构中，它们显然属于那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历史，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是历史，它们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是一团散沙，而无法凝聚成历史。对历史构建者而言，它

们是首先要被丢弃的部分，在他们看来，历史是一种由一些重要的事件组成的庞大固体，业已定型，并且从不改变形状。他们武断地相信，“历史”（他们所命名的历史）之外，不再有历史。但在蒋蓝眼中，历史是无限的，它像空气一样存在并且不被察觉，并且，历史是流动的，对历史的捕捉是一项艰辛的行为。历史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蒋蓝为它们建立了历史，他拥有为一切琐碎的事物建立历史的能力，在这之上，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蒋蓝的最终贡献，不是作用于史学，而首先作用于文学。所有的琐碎史，都是他文学世界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真有一个历史的话）。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观，蒋蓝的文学世界才如此庞大、离奇和细致。许多作家把这些琐碎事物称为“素材”，而在蒋蓝眼中，他们是理性世界中的一个元素，每一个词，对他而言，都是通向世界深处的秘密通道。蒋蓝的所有文字都不乏诗人的感性，但它们最终是高度理性的。然而，蒋蓝对他们的阐释不是系统性的、符号性的，至少表面如此，所以，他的文本无法归入哲学、史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而只能被文学所收容，但它又包含了以上所有学科的功能。它从属于文学，同时又大于文学（至少是我们目前所认识的文学）。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的观察员，蒋蓝注重的是那些局部的、琐碎的、隐秘的事物，但它们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蒋蓝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人满为患的风景区外，发现了无数条被深草掩埋的小径，并且从这些小径出发，发现了世界的本质与真相。

蒋蓝的文字技巧是卓绝的，我这样说并不夸张，在中国文坛（令人憎恶的“坛”），拥有这项能力的人寥寥无几。这一点，读者会从本书中

得到实证，因而，此处不再引述。这当然要归功于他敏锐的知觉器官和灵巧的手，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悲悯情怀。作为写作者的蒋蓝，首先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存在的。他写肮脏、丑恶、残酷、绝望，不是因为他对以上事物的癖好，相反，是因为他具有高度的精神洁癖，在这种洁癖的作用下，那些坏事物都那么耀眼，与理想格格不入。它们愈是强大，就愈是坚定了蒋蓝与它们决一死战的决心。蒋蓝是一个优秀的文体作家，在他的文字中，展现了不同寻常的跨文体写作的能力，在此之上，他是一个道德型的作家，表现出对于写作的宗教式的狂热，对自己写作能力的信任，以及圣徒式的牺牲精神——为道义而牺牲世俗的利益。蒋蓝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但它们整体上是形而上，而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的道德建构是很容易被他人炫目的写作技巧所掩盖的。

现实困境中的蒋蓝是写作事业上的幸运儿，所有的痛苦（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施加在他身上，刚好成就了他，使他具备了写作者的所有优秀素质。他在很多方面令我望尘莫及。所以，我十分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知道，像蒋蓝这样一个可以谈话的人，在生命中是不可多得的。我在写作我最重要的一本书：《革命中的身体》，在蒋蓝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材料与灵感。而对于我主编的思想性丛刊《阅读》和文学性丛刊《布老虎散文》，蒋蓝给予的支持也是巨大的。蒋蓝因他卓越的散文实践获得了2004年“布老虎散文奖”，在授奖辞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这是一份并不显赫的奖励，它不是来自官方的加冕，也许，并不能给获得者带来足够的荣耀，但它自存在以来，就始终坚持严肃的文学立

场，它必将属于那些不甘于散文界的陈腐局面，而为我们重建散文信仰的人。真正的散文不需要辩解，它的存在依赖于一如既往的付出，有的时候甚至不计代价。它可能是遍体鳞伤的斧子或者有豁口的刀，但它的尊严恰巧就存在于它的难堪里。优雅、得体、如鱼得水的生活注定不会属于散文领域里的冒险家们，但他们让我们苏醒，让我们在溢满脂肪的生活里，呼吸到另外一种空气。

作为一名散文实验者，蒋蓝已经走出很远。在他的散文里，找不到浮肿的浪漫主义，虚张声势的文化至上主义或者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他经常以自身的感官印象（比如视觉，或者听觉印象）作为他的写作题材，诸如他在《阅读》上发表的《那只半夜怪叫的鸡》，以及在《布老虎散文》上发表的《死亡的字型演变史》、《有关警报的发声史》等，注意采集某些令我们司空见惯却毫不在意的符号。当那些符号进入他自身的价值系统之后，其意义空间就会发生奇异的转向。在他的题材与主题之间经常有着巨大的反差，所以当我们进入他的文本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深邃莫测的迷宫，我们无法预测脚下的路会将我们引向哪里，不可能提前知道，最后的出口在哪里。他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他的感官印象进行复述，不是炫耀情景再现的技巧，而是让那些散碎的印象在经过思想的整合之后，变成他自己的武器。在童年记忆或者日常经验的表面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句子里的寒光，他的文字彻骨冰凉。周伦佑先生对蒋蓝文风的概括是：“坚决、粗粝、义无反顾而又毫不妥协。”他的散文与众不同，这不是因为他的生理感官系统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而要归因于他的思想向度。尽管他无法打造一把手到病除的手术刀，但已经从自己渺小的个人经验里，透视出某种深入骨髓的集体病变。

作为传统散文的叛徒，蒋蓝死心踏地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对他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他已经不可救药。这正是他（以及其他新散文写作者），获得这份奖励的理由。

特录于此，与读者朋友们共飨。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七日匆匆于北京

目 录

	1 用思想软化青铜 >>> p1	
p10 >>> 形而上的恐怖	2	
	3 储满光的血槽 >>> p15	
p20 >>> 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	4	
	5 证铁的过程 >>> p25	
p34 >>> 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6	
	7 水底的金枝与羽毛 >>> p49	
p58 >>> 林徽因的李庄时代	8	
	9 豹子的精神分析 >>> p70	
p76 >>> 大地的钥词	10	
	11 双重火焰 >>> p85	
p89 >>> 阳光照透的苹果花	12	
	13 生命的结核 >>> p102	
p111 >>> 预言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写作	14	
	15 信念的风旗 >>> p119	
p125 >>> 葦草的经脉	16	
	17 苦难是一种噬骨的慢 >>> p131	
p135 >>> 刻奇的大众化狂欢	18	
	19 坎普视野下的人文艺术 >>> p140	
p145 >>> 鱼雁频传下的逝川之水	20	
	21 《读者》王朝与媒体消费主义 >>> p149	
p154 >>> 圣土：流放中的指北针	22	
	23 纸上建筑的不朽之尊 >>> p159	
p166 >>> 神话的隐喻	24	
	25 熄灭的马蹄 >>> p169	
p180 >>> 重复之功	26	

7 用思想软化青铜

2002年以来，罗丹的《思想者》终于成为当下媒体的一大流行语。原因之一是雕塑的复制品在上海展出，并在广州落户；二是这块思想的青铜所折射的光，正好对应了提倡民间思想、自由思想的有关阶层，于是，《思想者》与流氓兔、哈里·波特、针孔摄像头一起远渡重洋寻找思想的知音。这个现象，不能不说恰好展示了思想的诡谲与反讽意味。

有关《思想者》的来路就不赘述了，在涉及罗丹和里尔克的传记里，都记载了一个版本近似的故事，估计是为了两面讨好吧：

诗人里尔克来拜访罗丹。里尔克看着即将完成的群雕，随口问了句：“罗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坐在地狱之门门顶上的那个男性裸体雕像，再单独搞成个雕像呢？”

“您是指那个诗人吗？是指那个但丁吗？”罗丹问道。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诗人。”里尔克很是一本正经地说，“看他相貌凶悍，肌肉发达，倒是更像一个正在走向进步与开化的野蛮人。”

罗丹望了这位象征主义派诗人一眼，他摸不透诗人是在严肃认真地批评他，还是在带着一种恶意揶揄他，他自己呢，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反感，只是坐下来，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坐在那里，上身稍微弯曲，两肘支在膝上，用手托着下巴，认真思索。

“罗丹先生，就这样！就这样！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像！”里尔克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突然叫了起来，“就像你现在用心思索的这个样子来搞，搞个人在用心思索的雕像！”

罗丹受到启发，脑海里倏然闪过了一道灼亮耀眼的电光，迸发出了他艺术灵感的火花。对，思索。在地狱之门的门头上思索。思索是一种反抗。思索是一种斗争。思索是一种探求。思索是一种奋起的选择，选择，是一种从地狱走向天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奋起的选择。人类社会要使自己走向光明、要使自己前进，必须要用自己全部的力量进行思索。于是，诗人但丁的雕像成了《思想者》。

我是完全不相信这个艺术故事的。罗丹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魔鬼附体类型的艺术家，情欲高涨、神经质的愤世嫉俗，多疑症使他听不见任何训诫的声音，他柔软而专横的手尽情在石头和女人的胴体上探索，他拥有让秘密开花的迷惑力。对于形而上的思想，他并不感兴趣，他那具有移魂魔力的手指在泥土上按出的每一个指模，我们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最高的二度还原。御灵的本性成为了比形而上思辨更为实际的能力。关于《思想者》同《地狱之门》的关系，罗丹在1904年发表过声明：“关于《思想者》有一段故事，在以往的日子里，我整天酝酿着《地狱之门》的构思。在一扇门前，但丁坐在岩石上，正在思考着他的

诗句。在他的背后有《神曲》中所有的角色。消瘦的苦行者但丁同一切脱离，无任何目的。而我由于最初灵感的启发，联想到另一个思想者，一个裸体的男人也坐在岩石上，脚蜷缩在下面，拳头托着他的下颚，他正在梦想。”

这就是说，在罗丹心目中一直有两种思想造型。前一种是柔弱的、模糊的，头部伸入冥想的空气，近似于一种无边的忧伤和透明，这种松懈无力的氛围，构成了与思想最接近的场景。这在《沉思》中获得了完美的演绎。引人浮想的少女，看起来应该是诗，极具抒情的那种，具有细密的修辞和甜腻的韵脚，但让人感到的是一首十四行诗。她的头微微倾侧着，幻想的光辉笼罩着她，有超离人世之感。头巾的边缘仿佛是梦幻的翅膀，可是她的颈项就陷在大块的白石中，使她摆脱不得。思想仅仅是石头的反光，质地还是被忧郁带向恍惚地界的相思诗篇。正如葛赛尔在《罗丹艺术论》里所指出的：“这个象征是很易明了的。超现实的‘思想’，在僵冷的‘物质’中飞舞活跃，她的壮丽与崇高，即在‘物质’中反映出她光彩。然而她要想从现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却又不可能。”

对此，里尔克在《罗丹（一个报告）》里指出：“许多石头是的确有它们特殊的光的。譬如卢森堡美术馆里那俯向一块石头的名叫《沉思》的面孔。它低垂到浸在阴影里，却被支持在那石头的白光上，因而阴影消散了，化为一片玲珑的‘明暗’……从黑影以至那微微散开的透明。阴暗，那有时还在一些古雕刻的肚脐溜过，而我们现在只能在玫瑰花瓣的弯曲处看见的吗？”

其实，里尔克发现的那些微妙变化与其说罗丹的匠心布局，不如说是诗人的极端化感受。我们很难揣摩少女之思的性质，就像我们在

钢琴曲《少女的祈祷》中无法触摸到思想天庭的土地。思被最深醇的爱意溶解，无所思就是爱的常态。石头可以集合世界的恶与希望，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却无法托举起一缕思的逶迤水痕。物质必须细下来，慢下来，慢到石头过渡到泥土，慢到黑暗被时间灌透，透明如水，慢到所有的沙砾化作金子的光，这个时候，思想开始呈现它的造型和面容。

罗丹在设计《地狱之门》铜饰浮雕的总体构图时，《思想者》是被预定放在门顶上的，其下是依照《神曲·地狱篇》所涉及的人物：乌谷利诺咬他的死去的孩子们；紧紧依贴着的但丁与维吉尔；淫荡者的拥抱以及一株像橘树般竖立的贪夫的姿势……然而，当《思想者》后来从《地狱之门》中独立出来之后，它成为了一个绝对的主语，包括了罗丹从但丁毅然走向审丑的心灵历程。

《思想者》注视着异端情欲的主角是谁？那是出自13世纪意大利望族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乔凡尼·马拉泰斯塔，人又丑又瘸，却娶了拉文纳领主的美丽女儿弗兰西丝卡·达·里米妮为妻。瘸子的兄弟保罗尽管已经成婚，却有“罪孽”般的吸引力。叔嫂通奸被当场拿获，这个历史典故的妙处，是戴绿帽子的丈夫只用一剑就刺杀了两个情人。

《思想者》一直凝视着炼狱里的弗兰西丝卡和保罗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思索，爱欲的释放究竟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灾难。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罗丹要选择这个充满伦理危机的题材来展示情欲和思想的冲突？这是否暗示了某种异端倾向？这一切，只封闭在雕像虬起的肌肉中。也许，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什么？一半是魔鬼，另一半是天使。因为爱欲与思想的矛盾，在但丁与贝阿特丽齐之间、在罗丹与卡米尔·克洛岱尔以及无数女模特之间，

现在，被弗兰西丝卡与保罗标示出来，成为罗丹的灵魂拷问。惟一不同的是，这种反伦理的情欲像刻刀的刀痕一样闪烁于罗丹的天才之思当中。

当罗丹对克洛岱尔说出“你被表现在我的所有雕塑中”的时候，他是否在用《思想者》来“报答”这个把一切奉献给了他的女人呢？罗丹“回敬”的是无尽的痛苦。

因此，《思想者》的目光在穿透克洛岱尔的身体和灵魂后，落到了另一个女人的胴体上，这个虚拟的少女便是弗兰西丝卡，但丁把她写入《神曲·地狱篇》之中。但丁游历到第二层地狱时，见到那里有狂风回旋不已，许多哀号的阴魂在风中翻滚碰撞，永无止息地受着这种惩罚，原来这些阴魂都是生前犯了淫乱之罪的人。

但丁在这群阴魂中见到其中有一男一女紧守在一起，同受折磨，于是他召唤他们过来讲话，这便是整个《地狱篇》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部分。他们被弗兰西丝卡另外的情夫所谋杀，只有到地狱里来双双相会。这对苦命鸳鸯便如鸽子般翩然飞下，穿过昏暗的空气向但丁奔去，道出了他们的故事。但自始至终，只有弗兰西丝卡在叙述生前过往，她身边的保罗默默不语，惟有垂泪。等到她讲完，但丁已因情绪激动之故而不支倒地，昏迷过去了。

但丁昏厥过去是多么明智啊，这就如同他回眸着自己的情欲史。因为困扰他大半生的爱欲，即使在天国也是存在的。尽管那时的贝阿特丽齐已经由肉欲的对象上升为“永恒的女性”，爱得到了彻底的净化，但毕竟还是贝阿特丽齐的肉身统一着精神的走向。而对罗丹来说，自己与克洛岱尔在群雕《地狱之门》之下疯狂做爱的场面，几乎成为了他振作精神和呼唤灵感的法宝。尘土因为胴体的翻滚而飞扬起来，

汗水在皮肤上的走向因为泥土的掺和而得到了显形，激情的路线勾勒出灵魂的脚步。当他空荡荡地从克洛岱尔身上爬起来时，思想，思想真的会呈现吗？！

我们可以承认，保罗和弗兰西丝卡就是人类原始情欲的罪孽幻象。因此，目睹这样的欲望，就像观察着自己的丑恶和荒悖。旁观者只能由观察走向过去，在记忆的某个缝隙里被卡住，因乳房上的乳晕而陷入迷宫，然后坠进一双微微张开的红唇里，他以痛苦、紧张、惊悸的条件反射来集中力量——他想得出造成不幸的答案——这也反映了罗丹对“原罪”意识的拷问。

尽管俄罗斯哲学家瓦·洛扎诺夫曾经指出：“没有肉体的快感便没有精神的和谐。肉体是精神的源头，是精神的根本。而精神是肉体的气味。”但残酷的事实却是：思想早已经离开这个罪人的躯体了。

思想无论对《思想者》本身、对饱受煎熬的保罗和弗兰西丝卡，还是对罗丹本人以及克洛岱尔来说，均是缺席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能拿出思想的答案。而是说，思想对其中任何一个单个部件来说，均是“不在”的。一当把他们视作思想的场景材料，是构成思想飞地不可或缺的元素时，作为动词的思，在这一巨大的张力场中才可能得到成立。也可以说，思想绝对不是单一物，它必然是思考者与被思考物的共生物质。

如此的话，思想推动世界以及欲望的流动。

我一直有个私见，罗丹把“思想者”从《地狱之门》独立出来成为《思想者》，是个艺术性的独创，但却是思想性的错误。就好像动词被提升出来了，却找不到它要作用的名词。因此，当思想以不及物的方式高蹈时，它恰恰堕入了罗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局中：即思想